

An illustration in the top right corner shows three Red Army soldiers in a mountainous, rocky landscape. One soldier is in the foreground, looking towards the viewer, while two others are slightly behind him. They are wearing traditional Red Army uniforms and caps.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 rocky mountain peak. The overall color scheme is dominated by dark green and black, with the title in red.

老红军的本色

BBX40/18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印



战士丛书

目 录

跟随陈毅同志打游击	宋生發 (1)
艰苦朴素的程悅長师长	王玉胡 (20)
老紅軍的本色	吳家鴻 (30)
南京路上好八連	西 虹、胡奇坤、張哲明 (46)

封面設計：孙鯨泰

跟隨陳毅同志打游擊*

——《難忘的三年》的几節

宋 生 發

燈 火

紅軍長征后的第一個夏天，我們留在各縣區的游擊隊，在國民黨反動派十幾個團兵力的“清剿”之下，已經發展到三百多人了。項英、陳毅、陳丕显等特委領導同志的工作也就更忙了。我們看陳毅同志一天天消瘦，心里感到很不好受，總是挖空心思地想法使他休息。唉！說起來真叫你没有法子。

有一天，毛毛雨下了一整天。他坐在一塊突出的巨石下面，寫呀看呀地整整工作了一天。天黑了，搜山的白匪走了，他才停下筆來問我：

“老宋，有生薑嗎？”

“生薑，哎呀，沒有了！”

我一听他要生薑，就猜想到他又感冒了，心里很着急。他又接着問我：

“辣椒，大葱呢？”

“辣椒……有倒有几个，可是……”

他见我犹犹豫豫，就笑着走过来说：“我是中医，生姜、辣椒、大葱是治伤风感冒的好药品，你去煎些来吧。”

听他这么一说，我就去煎了。把七八个小红辣椒找出来，放在一块石头上，用小刀一点一星地切碎，然后拿那刷牙、吃饭、喝茶三用的磁缸子，舀满一缸子山涧水，把切碎的辣椒放进去。又找来了两块差不多大的石头，把缸子支起来，潘聿聿揀来一抱竹枝子，点着火就烧开了。

不一会，水就烧滚了。红得发紫的辣椒水，一上一下地翻滚着。聿聿探过头对缸子一看，哈！一股蒸气呛得他又咳嗽又流眼泪。

“刘同志（陈毅同志的代号），辣椒汤煎好了。”我用一条毛巾包住缸子把，端着走过去说。

他微笑着把破黑皮包和钢笔放在面前的石头上，小心翼翼地接过去吹了吹。每喝一口，就嘛——嘛——地倒吸几口冷气，对我和聿聿微笑一下，又去喝。等把一缸子辣椒水喝完了，他的脸上、身上……直往下流汗。他掏出破了几个洞的手帕，擦了擦脸，风趣地说：

“好药品吧，今后你们要是得了伤风感冒，煎些吃了，保证一吃就好。”说罢，他又把皮包拿过来放到膝头上，向面前拉了拉用红布包着的小马灯（因怕白匪发觉，所以用红布包上），开始写起字来。

我和聿聿不约而同地互相看了一眼。聿聿撇起嘴说：

“刘同志，睡觉的地方搞好了，请你休息吧！”

我也趁热打铁地赶紧插嘴：

“是呀，感冒吃了辣椒水，只有休息出汗才会好哩！”

陈毅同志看我们两人一唱一和，笑了。他仰起脸道：

“你看我淌的汗还少吗？好同志，别管我吧！我有工作啊，你们先休息去吧！”

天黑了没多久，雨就停了，可是討厭的蚊子起来了，嗡嗡地象打鑼一样。聶聶扒到我的耳朵上說：

“老木，今晚我們不去給刘同志打蚊子，蚊子一咬，他就工作不下去啦！”

我一听，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油山上的蚊子头特别大，嘴又长又尖，咬一口，就象针刺的一样痛，哪里还能安下心工作呢！我和聶聶趴在冬天当被盖、夏天当蚊帳的破夹被里，偷偷地向外瞅着，只見陈毅同志右手写字，左手在腿上脚上不住地啪嗒、啪嗒地直打。大約打了十几分鐘才停下笔来。聶聶顿时高兴地扭了我的耳朵一下，爬起来就去整理用三根树杆子撑起来的“棺材帳”，等着陈毅同志来休息。可是，等了好大一會兒，也不見陈毅同志来。我把头又伸到夹被外一看，哎哟，他搞了一小把長着厚厚叶子的树枝，象用扇子似地在腿上、脚上、头頂上搖摆着。有时候，搖着搖着就不搖了，树枝慢慢地从手里掉了下來，过一会，拾起来又搖……

第二天一起床，我和聶聶都吓呆了。陈毅同志的脸上、腿上、脚上……到处都是青一塊、紫一塊、紅一塊。

我罵驢牯道：

“你出的好主意，看吧！刘同志叫蚊子咬成了这个样子！”

驢牯紅着臉，委屈地差点哭了出来。

有时候，我們看陈毅同志累得实在不行了，就在灯上打主意，讓他休息。可是，每一次都失敗了。有一次我們跟他去南雄检查工作，被白匪軍包圍了。我們在又黑又髒的燒木炭的小土窑里躲了一天。天黑了，搜山的白匪垂头喪气地走了。我就告訴陈毅同志說：

“刘同志，小馬灯里没有油了，不能工作了。”誰知，这也难不住他，他把手电筒倒挂在树上，坐在下面給北山的区委楊書記写起信来。

还有一次，我們从信丰回到油山，小馬灯的罩子砸碎了，灯草也沒有了，手电筒也不亮了。我高兴地对他說：

“刘同志，你今晚非得休息不可了……”

他听了非常着急，拍着我的肩头說：

“老宋，你知道吗？現在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了十几个团的兵力，包圍了我們的游击区，情况很緊張啊！吃飯，休息，都是小事，目前的工作是件大事。你快想想办法吧！”

我只好去找了半个破磁碗，在他睡覺的山坡上掏了个小洞，把破碗塞进去，倒上小馬灯里的油。陈毅同志高兴地拍着我的头說：

“老宋，你行啊！”

說着，嗤地一聲，從身上撕下一根布條，放到碗里當燈草。於是，燈就亮了起來。

这天晚上，陳毅同志趴在小小的燈火底下，全神貫注地看着下面送上來的報告、總結和計劃。我和聶鈞躺在他的身邊，不知不覺地睡着了。

夜走大洞山

秋末冬初的時候，敵人的“清剿”活動越來越頻繁了。

九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我們接到地下組織送來的情報，說敵人發現了我特委住地，今晚可能前來搜山。經過研究，特委決定馬上轉移。項英同志帶交通員、油印員、炊事員等七八個人向油山另一地區轉移；我和聶鈞跟陳毅同志去信豐檢查工作和傳達指示。

出發的時候，夜幕已經落下來了，烏雲在油山腰上翻滾，毛毛細雨下个不停。走不一會兒，我們三個人的衣服、頭髮、眼睫毛，還有陳毅同志的絡腮胡子，全都變得雪白。這種毛毛雨才怪哩！落到皮膚上什麼也看不出，可是，落到黑色的衣服上，頭髮上……就變得象冬夜寒霜一樣白沙沙的。

走到九點鐘的時候，霹靂“轟隆”“轟隆”響開了，電光也不時在黑色的天幕上撕開一道道裂口，狂風卷着枯枝爛葉，無情地朝我們打來。瞬間，我們三個人的衣服全都濕透了。

这一夜啊！我們可吃了不少的苦头。

从出發点到信丰县，約有六十华里路。这一带全都是人烟稀少，野兽成群的大洞山区（屬油山），滿山滿岭，怪石叢叢，竹树丛生。不用說夜走大洞山，就是白天走大洞山，也很难找到一条蚯蚓路。何况今晚上又遇到惡風暴雨呢！

走到十一二点鐘的时候，秋雨象瓢潑似地傾泻下来。我們三个人弯着腰，前額几乎碰着山石，一步一步地向山上爬。有时，一陣暴風雨襲来，就得赶紧臥下，否則，就有被狂風卷下山去的可能。

我找了根棍子給陈毅同志拄着。我們咬紧牙关，一股勁翻了三个山头，跌了三十多跤，累得气喘吁吁，汗水攪和着雨水，在臉上，身上蹣跚流动。

“啪！啪！啪！”

“啪！啪！啪！”

因为天黑，彼此看不见，有时誰走开了或者跌跤了，只好拍巴掌联系。我拍了三下，走在前面的陈毅同志也拍了三下。于是，我拖着两条象灌了鉛一样的腿，走到他的跟前。

“刘同志，找……找个山洞休息一下吧！”

“你累了嗎？”

我輕輕地咽了一声，陈毅同志用手撫摩着我湿淋淋的头髮，亲切而溫和地說：

“老宋啊！我們不能休息，叛徒向湘林带着国民党反

动派从四面八方包围我们，想把我們一口吃掉……天再黑，山再难爬，雨下得再大……，今晚我們也要赶到信丰，布置反击反动派的工作……”

他没有说完，我的脸就发烧了，心里非常惭愧。唉！多不害羞啊！你这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还拖老首长的后腿！（那时，陈毅同志已经有三十多岁了。）

“走：不管有多大困难，天亮前一定要赶到信丰。”我坚决地说。陈毅同志一听，爽朗地笑了。

正要迈步走，陈毅同志忽然喊道：“聾牯，聾牯，噢！潘聾牯哪里去啦？”

听他叫了两声没有答应的，我的心也不由一缩，睁大眼睛向四周一看，眼上象蒙了块黑布似的，什么也看不见。我忙喊道：“聾牯，聾牯……”还是没有答应。我们正要回头去找，听到身后五六米的地方发出“呼噜呼噜”的鼾声。

哈！这家伙原来靠在一棵大树上睡着啦！陈毅同志走过去推醒他说：“哈，真不简单，站着就能睡觉呐。”

我们又继续前进了。说真的，我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样黑的夜。不要说伸手不见五指，就是面对面你连牙齿都看不见。再翻两个山头，我和聾牯就不知东西南北了。只有陈毅同志还没转向，他走在前面带着路。他的前额忽儿碰到石头上、树干上，一忽儿脚又踩到刀子一样的竹梢上。每次碰上了，他就再三招呼我们：

“哟哟哟，不好，不好，前面有障碍，你们两个绕着

走。”

就这样，我們又翻了几个山头。手上臉上一股血腥味。肚子呈饥饿，象火烧一样地难受，两条腿象瘫痪了似地坐到地上就爬不起来。

陈毅同志两手抱着拄棍，小声地笑着鼓励我們：

“哈，走不动了，小伙子，唉！你們还走不过我这老头子啊！加油哇，快到了，到了我們就休息……”

每次听他这么一說，我和聾牯就来了一股劲头，振着起精神，紧接着又爬。爬呀爬呀，突然爬到一个光秃秃的山腰上。嗨，爬这座山呐，可遭罪啦！又陡又沒拉手，表面上浮着一層紅泥，滑得連脚都踏不住，上一步退两步，看样子凭两只脚是不行了。陈毅同志丢了棍子，手脚并用地带头向上爬，可是，剛爬上几步，就嘞的一声滑了下来。結果，只好采取人頂人的办法，你推我，我拉你，才算翻过这座山。

上面講的是上山，那么下山呢？凡是爬过山的人都可体会到，真是“上山容易下山难”哪！我們每爬一个山头，陈毅同志就囑咐我們“下山要小心，要小心。”有时他只顧囑咐我們而忘記了自己，嘞的一声，一只脚滑下去了，而另一只脚还挂在鋒利如尖刀的石头上，身子一歪，就倒了……可是，陈毅同志每次跌倒了，并不象我和聾牯那样叫着喊痛，他只是把那只被挂住的腿，提起来活撒活撒，笑着說：

“哟哟哟，你們可別向我学习呀！”

有时候，我們走着走着，脚一打滑，身子向后一閃，就坐上“滑梯”了。每一次最少要滑五六尺远，裤子撕破了，屁股上不知划了多少血口子，不过，这还好，要是滑到山谷里，不摔得粉身碎骨，也要跌个半死不活。

就这样，我們终于翻过十几个大山头，走了六十华里的山路。黎明时分，我們胜利地来到信丰县境交通員住的一座大山腰里。抬头向上看，那些聳立着的岩石，高高地悬在头顶上，好象随时有掉下来的危险；低头向下看，那絕陡的石壁，象用刀子削过一样，又深又險，使人觉得好象走在半天空里。很明显，他們既然选择在这样危险的山腰上住，那末这里白匪的猖狂勁兒，便可想而知了。

交通員小曾（女）和老刘（男），要生火給我們烤衣服，陈毅同志拒絕了。他說：“天快亮了，敌人发觉，我們又要轉移，你們快談談这里的情况吧。”

天亮了，晨霧从乱石縱橫的山谷里冉冉升起，而圍在山頂下的烏云越来越淡薄了，雨停了。

陈毅同志听完了小曾和老刘的彙报，順手打开泥得連一点皮兒也看不見的破皮包，拿出紙笔，坐在一塊石头上，用皮包当桌子，一边写着給县委、区委、游击队負責人的通知，要他們到这里来开会，一边对我和聶粘說：“你們兩人累苦了，快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我和聶粘不約而同地說：“刘同志，你也要休息啊！”

“別管我吧，我有事。你們先把衣服脫下来，擰去水，再穿在身上干得快。”

可是，他自己的衣服呢？濕得緊緊貼在皮膚上，他都不覺得……

挤 伤 口

从信丰返回油山不久，陈毅同志的大腿盘骨上的伤口就复发了。

在去南雄大庾岭下开紧急会议的时候，我见他把腿翘在一块大石头上，轻轻地抚摩，而且向大腿根上，抹当时唯一的好药品——万金油。我悄悄地走过去说：“刘同志，你的腿怎么啦？”

“噢，有点痛。”

“痛？！”

我不由得一楞，忙走过去看，可是，没等我走到石头跟前，他就把腿拿下来，若无其事地说：“我这条腿呀，就是个活的气象台，刮风下雨，我比你们早知道哩！哈哈，东西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我说。

“好，告诉聿牯，下午出发。”

“是。”我一面听他讲话，一面偷眼瞅他的腿，心里迷惑地想：“活的气、象、台……什么意思呢？”

吃过午饭，出发了。当时的天气很好，没刮风也没下雨，层层竹叶筛下斑斑点点的阳光。我们翻山越岭，大约走了有十几里路的样子，陈毅同志就走不动了。

过去走路，他总是走在我们的前面，有时看我们走累

了，还轉过身来鼓励我們說：“啊！你們这些年輕人，还走不过我这老头子啊！”可是今天，他倒走不过年輕人了。

“刘同志怎么啦？”聶枯小声問我。

“誰知道啊！”我着急地回答。

“你看，他走得多吃力！”

“是啊！”

我們两人不时轉过臉，交头接耳地小声議論。陈毅同志在后面提高嗓門說：“你們两个在搞什么鬼呀？天还早呐，休息一会儿再走吧！”

奇怪！过去行軍他是很少很少主动提出休息的，有时我們提出来了，他还用商量的口吻說：“我看再走几里吧！天不早了！”可是今天……我和聶枯不由得停住脚。他見我們站住了，就靠石壁坐下，两手按着膝头，十分疲憊地喘着气。聶枯走过去說：“刘同志，你不舒服吧？看你的臉色多难看！”陈毅同志笑道：“哼！还笑話我？你的臉色比我也好看不了多少！又黄又瘦，象个沒長成的苹果。”說得我們都笑起来。

休息了十几分鐘，我們又向前走了。

陈毅同志的腿越走越不灵活了。我們要扶他走，他不要，一跛一跛地跟在我們后面。一看到什么野兽，就指着叫我們看，一路談笑自若，一点也看不出难过的样子。

黄昏的时候，我們到达南雄大庾岭下。趁开会的人还没到齐，陈毅同志叫聶枯去县委住的棚子里給他舀盆水。

聾牯以为他要洗脸，所以盆里又放条毛巾。陈毅同志接过盆說：“你們兩人搞鋪去吧，有事我叫你們。”

我們在县委的棚子东南角找到一塊较为平坦的地方，聾牯去找干野草，我掏出小刀把地面刨平。刨着刨着，我忽然想起陈毅同志还没喝水，忙放下刀从飯包里取出缸子，正要去舀水，聾牯抱着一抱干草走来了。我把缸子交給他說：“聾牯，快舀些水給刘同志送去吧，走了这么多路，他还没喝一口水呢！”聾牯伸了一下舌头，轉身向县委住的棚子跑去。

去不多久，聾牯慌慌張張跑回来，話不連貫地說：“老宋，老宋，不好了，刘同志腿上的伤口化膿啦！”

“啊！你看見了？”

“看見啦。我送水去的时候，他正蘸着盆子里的水在洗呢！哎呀！你不知道有多大呀！那条大腿全都紅腫啦！”

他脹紅着臉，急得打轉轉。我截住他的話說：“快，快动手鋪鋪。”

鋪，很快搞好了。我們忙着去請他来休息。可是，走过去一看，陈毅同志不在原来的地方了。我們兩人不由得一楞，正要分头去找，就听到不远的树林里傳來“嗨吱，嗨吱”的声音。这声音該是多么熟悉啊。我拉着潘聾牯，折身就往树林里跑。

“啊！”我們都惊叫起来。

陈毅同志坐在两棵相隔約一米远的杉树当中，把那

一条受伤的腿，横着绑在面前的树杆上，脊背靠在另外一棵树上，两手按着大腿的伤口，头一点一点的，嗨吱嗨吱的拼命挤着。血水顺着伤口一股一股地向外流，大腿下面那一大片黄泥地，也被血水和面部滴下来的汗水浸湿了。

他见我们来了，吃惊地抬起头，但满不在乎地说：

“噢！我没叫你们，你们怎么来了？好吧！来了就不能闲着，过来帮我挤挤淤血，伤口反攻了。”

他的脸，象一张蜡纸，黄豆粒大的汗珠，簌簌地直往下滚，身上的单衣服，全都被汗湿透了。我的心，顿时象刀子绞的一样难受，颗颗泪珠，夺眶而出，蹲下来按摩他那烫手的大腿，看着他那溃烂的伤口不由得叫了一声：

“刘同志……”

“挤呀！”他无力地靠着树，拿着我的手说：“这次挤不干净，下次还会反攻。好同志，你愿意让我再挤第二次吗？”

“是呀！绝对不能让他再挤第二次了！”我的心又是一阵刀绞，捧起他的腿，轻轻地挤着，其实，脓血已经被他挤光了。

我对吓楞了的潘聾牯说：“你呆什么呀，快去找根带子来吧！”

唉！这个吓糊涂了的家伙，却把手电筒上的细线绳子解下拿来。陈毅同志笑道：“你呀，要是当护士，准得不到伤病员的表扬。去找一根布带子来吧！”

第二次，聾牯把背伞的带子解下来了。这虽然是很带

子，但由于長时期的背傘，已經擰成条条了。陈毅同志一点一点把它理平，抹上万金油，又用竹签子，一点一点塞进伤口里。他渾身颤抖，臉上的汗珠又一次滚动。璽帖吓得把臉轉到一边，連看也不敢看一眼。

伤口包扎好了，开会的人也到齐了。我和璽帖扶他走出棚子，来到县委的草棚底下坐下，他又打开皮包，取出紙笔，一面記着大家的彙报，一面和大家談笑自若地研究問題，他說：“紅軍退出中央苏区，不是国内階級矛盾的緩和，相反地，正是加深了国内的階級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国民党反动派与广大工农群众的矛盾，一个也沒有解决。国民党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抵抗而坚决反共，更加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了他們卖国的本質，激起人民的反感，增長人民的抗日要求……”

講到这里，他的眉宇間驟然皺起一个疙瘩，面部的肌肉陣陣抽搐，說話頓時停止了，看得出伤口的痛楚在无情地折磨着他。但是，沒等开会的人横过眼来，他就把紧蹙的眉头舒展开了，并微微搖了搖頭，表示沒有什么，接着又振起精神講下去。

“紅軍長征，必然扩大抗日宣傳。抗日战争必然要爆發，人心归向共产党，新的高潮就会到来，中国革命形势就会大大發展……”他越談越兴奋，伤口的痛楚，好象压根兒忘記了，不过，他的臉色显得越發蒼白，汗珠密密麻麻从額上、鼻尖上沁出来。

最后，陈毅同志指示：根据目前贛粵边的形势發展，

敌人对各游击根据地的大举进攻，可能即将开始。他要大家迅速做好准备。

在这里，一共开了两天会，第三天下午，返回油山。打这以后，他的伤口居然渐渐好了起来。

深 山 雪 夜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长征的红军已经踏过雪山草地，到达了陕北根据地。在敌人的后方，游击战争的火焰也燃烧得更为熾烈。

我们赣粤边游击队，随着游击区的开拓，而發展壮大到五百多人了。这五百多人的游击队，好象插进敌人心臟中的一把利劍，使得担任赣粤边“清剿”的广东军阀余汉謀等人，大为狼狽。他調动了十几万人馬，配合地方上的反动武装，对我游击区大举进攻。他们采取了封山，搜山，輪班搜山，砍树、燒山、化裝偵察等等“清剿”手段，并进行經濟封鎖——首先是移民并村，强迫老百姓搬家，小庄搬到大家住，山脚下的零星戶搬到据点里住。企圖断絕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困死我们。其次是，严格控制市場上的买卖，規定了一个人只能买一定数量的粮菜和油盐。买多了要以“通匪”論罪。在軍事进攻和經濟封鎖的同时，政治攻势也开始了。敌人提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整頓保甲制度，加强基層反动統治力量，到处發傳單貼标語，污蔑我們不是共产党而是土匪，到处貼着布告，說什麼捉到項英、陈毅，賞洋三万元，捉到特委負